

〈反杜林論〉一書附錄

恩 格 斯

《反杜林論》一書附錄

本書是為了本系教學需要根據蘇聯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的《反杜林論》1957年版譯出的。《反杜林論》柏林底茲出版社1953年版出版者序言，對於恩格斯《反杜林論》一書的寫作和發表的經過提供了詳細的材料，為便於讀者參考，茲一併譯出，附在這裡。由於翻譯水平的限制和時間倉促，不妥之處，一定很多，希讀者指正。

北京大學哲學系編譯資料室

1961年9月

恩格斯《反杜林論》一書附錄

目 录

《反杜林論》草稿片断.....	1
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21
《反杜林論》注释.....	26
附录：《反杜林論》柏林底茲出版社1953年版出版者序言.....	34

《反杜林論》草稿片斷^①

第一篇 第三章

【思想——对现实的反映】

一切思想都是从經驗中抽象出来的，思想是对现实的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

第三章 第33—34頁^②

【物質世界和思維規律】

两种經驗——外部的經驗、即物质的經驗和內部的經驗、即思維規律和思維形式。思維形式大抵也是通过发展被继承下来的（例如，数学公理对于欧洲人是自明的，但对于布西門人和澳洲黑人当然就不是这样）。

只要我們的前提是正确的，只要把思維規律正确地应用于这些前提，那末結果必定是符合現實的，正如解析几何中的演算必定是符合几何結構的一样，尽管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但可惜，这种情况几乎是从来也沒有的，或者只是在非常简单的活动中才会有的。

而外部世界或者是自然界，或者是社会。

第三章，第33—36頁；第四章，第40—44頁；第十章，第97頁

【思維跟存在的关系】

世界和思維規律是思維的唯一內容。

研究世界的一般結果是在这种研究的終末时得出的；因而，它們不是原則，不是出发点，而是結果、总計。通过头脑中的結構得出这些結論，把这些結論当作基础并从它們出发，然后在头脑中用它們来重新結構世界，——这也就是觀念論（идеология）。到現在，連唯物主义的各种变种也都染上了这种觀念論的影响。虽則对于唯物主义來說，自然界中的思維跟存在的关系在某种程度內当然是清楚的，但是

① 与“《反杜林論》草稿片斷”中相应的段落有关的篇章、頁碼以及方括弧內所包含的每段的标题，是由編輯部加的。——編者注

② 俄文版編者所加的頁碼，已改成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的頁碼，以下一律同此。——譯者注

历史中的这种关系就不清楚了。它不懂得，思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依存于历史的物质条件的。因为杜林是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所以他是一个观念论者。但他可能譁言自己是一个观念论者，仅仅以非常一般的和毫无内容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原理。结果，这些原理就成为公理性的和枯燥干瘪的，而且在这里不可能从这些原理中作出任何结论，而只能在其中加进任意武断的涵义。例如，就拿存在的唯一性原则来看吧。世界的统一性和彼岸存在的荒谬性本应是对世界的全部研究的结果，但是在这里却只是从思维的公理出发来先天地加以证明。因此就产生了糊涂观念。——但是不这样颠倒是非，也就不可能有独出心裁的哲学了。

第三章 第36—37頁

【世界是有联系的整体。对世界的认识】

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①不可能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的，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也达不到的。因而，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的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一个观念论者。

合理的幻想——则是另外一种 (*alias*) 组合！

第三章，第37—40頁

【数学演算和纯粹逻辑演算】

计算着的理性——计算机，——把数学演算和纯粹逻辑演算混为一谈是可笑的。前者可以得到物质的证明、检验，因为它们是以直接的物质直观为依据的，虽说这种直观是抽象的；而后者只能通过推理得到证明，因而不具有肯定的可靠性，——其中有好些地方都会是错误的！积分的机器，参看 *Andrews, Speech, nature, Sept, 7.76*^②。

公式 = 金科玉律。

① 体系说 (Систематика) ——在这里意即绝对完整的体系的建立。——编者注

② 爱宙斯的演讲：《自然》，1876年9月7日。——恩格斯指的是托马斯·爱宙斯发表于《大英科学学会年刊》第46卷（贝尔法斯特）上的一篇演讲。——编者注

第三章，第37—40頁；第四章，第40—44頁

【实在和抽象】

杜林借助于“包罗万有的存在是唯一的”这个命题——羅馬教皇和伊斯兰主教用不着放弃自己的誠条和宗教，也可以表示贊成——，同样也不可能証明一切存在的唯一物质性，正如他不可能用黏构的办法从任何数学公理中、或是从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得出三角形或圓形一样。为了做到以上两点，就必需要有实在的前提，只有通过长期的研究，才能得出这些結果来。除了物质世界以外，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精神世界，——这种信念乃是对实在世界进行长期艰苦研究（包括对人脑的产物和过程进行研究）的結果。几何学的成果不外是各种綫、面和体及其組合的自然属性，而后者多半在人类未出現以前好久就已經存在于自然界了（放射虫、昆虫、晶体等等）。

第六章，第59及其他等頁

【运动是物質存在的形式】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因而是某种比物质的单纯属性更多的东西。沒有运动的物质是不存在的，也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宇宙空間中的运动，个别天体上的微小质量的机械运动，分子的振动（热），电压，电磁的两极化，化学的分解和合成，有机生命直到它的最高产物思維，——这些就是各种不同的运动形态。实物的每个原子在每时每刻都处于这些运动形态之中——处于这些形态中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之中。任何平衡或者只是相对的靜止，或者只是处于均势中的运动本身（如行星的运动）。絕对的靜止只是在沒有物质的地方才能思議。总之，絕不可以把运动本身和任何一种运动形态（如机械力）跟物质隔絕开来；絕不可以把运动同物质对立起来，把它看作某种特殊的、跟物质格格不入的东西，从而走到荒謬絕倫的地步。

第七章，第70—73頁

【自然选择】

杜林本应高兴地抓住*natural selection*^①理論，因为这个理論总算給他的关于无意識的目的和手段的学說提供了絕好的例証。——要是杜林研究过自然选择，研究过那种在其中发生緩慢变化的形态，那末杜林就会要求达尔文指出这种变化——对于它，杜林同样是一无所知的——的原因。無論科学取得怎样的成就，杜林总是会說：还有不夠的地方，因而他总是会有充足的理由来怨天尤人的。

① 意即自然选择。——編者注

第七章

【論達爾文】

如果我們拿虛懷若谷的達爾文同狂妄自大的杜林比較一下，那末便可以看出達爾文是多麼偉大。他不但把整個生物學中的成千上萬的事實加以對照、分類和研究，而且總是樂於提到自己的每一位先驅者，儘管他們是多麼微不足道，甚至這樣做有時還會貶損他自己的榮譽；而在杜林呢？他自己一事無成，却偏偏輕視他人的成就，而且他還……

第七章，第72—73頁；第八章，第79—81頁。

杜林主義。達爾文主義，第115頁①。

植物的適應乃是物理力量或化學因素的組成，因此根本不是什麼適應。如果植物在其生長過程中選擇它據以獲得最大量陽光的途徑，那末它是通過不同的途徑和不同的方式來選擇的，這要看植物的種和屬性如何而定。但是，物理力量和化學因素在每個植物中是按不同的方式起作用的，並且有助於植物（它較之這些“化學和物理等因素”有所不同）通過某種方式——這種方式由於長期的以往的發展而成為植物所特有的——得到它所必需的陽光。這種陽光作為一種刺激物對植物細胞發生作用，並在植物細胞中引起反應即引起這些力量和因素②。因為這個過程是在有機的細胞結構中進行的，並採取刺激和反應（如同它們借助於腦中的神經而進行一樣，它們在這裡也是發生的）的形式，所以在兩種情況下，適應這同一個用語都是可適用的。而要是適應必得借助於意識才能進行，那末意識和適應又是在什麼地方開始、什麼地方終止的呢？是在滴蟲、蟲食植物、海綿、珊瑚蟲等等的第一根神經里嗎？杜林要是能夠指出一個界限來，那他便會使那些老派頭的自然科學家大為快慰了。那裏有生命原生質，那裏也就有原生質的刺激和原生質的反應。而因為原生質，由於逐漸變化着刺激的作用，而發生同樣的變化，——不然，它就會死去——，所以必須把同一個用語，即適應運用於一切有機體上面。

第七章，第72及往後幾頁

【適應性和遺傳性】

赫克爾在種的發展方面把適應性看作否定的因素，即引起變化的因素，而把遺

① 這裡是指杜林《哲學教程》一書中的頁號。——編者注

② 這裡，在手稿的旁邊寫道：“對於動物來說，起作用的同樣是不隨意的適應”——編者注

传性看作肯定的因素，即保持种的因素。反之，杜林断言（第122頁）：遗传性也引起否定的結果，引起变化（在这里全是关于預成的廢話）。把这些对立面——以及其他对立面——加以顛倒，反过来表明适应性正是由于形式的变化而保持本质的东西、保持器官本身，而遗传性則由于两个每次都不同的个体的結合而总是引起变化，同时这种变化的积累并不排斥种的变化；——要这样做，那是非常容易的事。适应的結果岂不是也可能遗传下来！但是在这里，我們并没有前进一步。我們必須正視事情的实在情形，并且加以研究，到那时我們自然会看到：赫克尔认为遗传性实质上是过程的守旧的、肯定的方面，而适应性則是革命的、否定的方面，是完全正确的。动物的馴化、植物的栽培以及不随意的适应，——这些事实比杜林的一切“精确观念”更加令人信服。

第八章，第81—85頁，杜林，第141頁。

生命。近二十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不止一次地肯定指出：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重要現象，在这里这一点是反复地被当作生命的定义来看待的。但是，这个定义既不精确，也不詳尽。在沒有生命的条件下，例如，在简单的化学过程中——这种过程当液汁浸潤时总是会重新产生出自身的条件，同时这种过程的承担者是一定的物体（例子可参見罗斯柯，102^①，硫酸的制造）——，在内部和外部的渗透現象中（通过僵死的有机体或甚至无机物的薄膜？），在特劳培（Трайбе）人工細胞及其周围环境中，我們可以看到新陈代谢。总之，新陈代谢，虽然人們想用它來說明生命，但它自身也还有待于更加精确的規定。不管論証是怎样深刻，观点是怎样縝密，研究是怎样細致，我們毕竟还不足以理解問題的实质，而会继续問：什么是生命？

定义对于科学是沒有意义的，因为它总是有缺欠的，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闡发問題的实质，但这样做就已經不是什么定义了。为了弄清楚什么是生命，我們必須研究生命的一切形态，从一切生命形态的联系来考察这些形态。不过，为了便于一般人使用起見，在所謂的定义中簡明扼要地指出最一般而同时又是最典型

^① Roscoe—Schorlemmer, *Ausführliches Lehrbuch der Chemie*, B1. Braunschweig (罗斯柯：《化学詳析教本》，第1冊，布魯恩施瓦希，1877年)。——編者注

的特征,往往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只要不是在定义所能表现的限度之外去苛求定义,那并无损于事。于是,我们不妨试图给生命也来下一个定义,——这一点,过去有不少人曾经做过,但大都没有什么成效。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就其实质来讲是在于: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通过营养(Питание)和排洩(Выделение)而逐渐得到自我更新。

从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这一蛋白质的主要机能中,以及从蛋白质所固有的可塑性中,再引导出生命的一切极简单的机能:受刺激性(这已经就是蛋白质和其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性了)、可收缩性(在吞噬食物时表现出来)、生长能力(在极低级的阶段上——如海绵,这种能力表现为通过分裂而进行繁殖)、内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对食物的吞噬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靠着观察才能弄清楚,从简单的可塑的蛋白质到细胞、进而又到有机体的发展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可是,这样的研究单凭简单的通常的生命定义就已经无济于事了。(杜林在第141页上,还谈到整个中间世界,因为没有物质循环据以进行的通道系统,没有“萌芽状态的图式”,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生命。这个地方说得妙极了。)

第十章 第98—105页

杜林——经济——两个男子

当谈论道德的时候,杜林尽可以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但是只要一谈到经济,这就成为不可能的了。比方说,假如这两个男子,一个是无所不能的(*broken, into all trades*)美国佬,一个是柏林的学生——他领到一张中学毕业文凭,学了一点有关现实的哲学,还有一双从来也没有练习过击剑(击剑会使人矫健)的手,此外别无长物——,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谈到平等呢?美国佬可以制造一切,学生只能偶尔帮一帮工。分工是按照他们中间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来进行的。——不久以后,美国佬就会对日见增长的(由于生育和移入)殖民地居民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总之,两个男子很容易就可以创始出现代的整个制度、资本主义生产等等,这里他们中间无论谁都用不着动刀枪。

第十章 第105—110页

杜林主义

平等——公正。——平等是公正的表现这个观念、完善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原则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在原始公社里,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对于个别公社中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来说才是存在的,并且是和奴役的存在相结合的。在古代民主制条件下,情形也是如此。如果设想,一切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本国人和外国人、国家公民和受到国家庇护的臣

民，等等——都是平等的，那末这种思想，在古代人看来，不仅是疯狂的，而且是罪恶的，因此基督教中这种思想的萌芽遭到了迫害。——在基督教中，第一次說出了，一切人作为有罪者在上帝面前都具有消极的平等，而从更加狹隘的含义上来看，某些由于基督的恩賜和鮮血而贖过罪的上帝之子都具有平等。上面这两种理解，都是从基督教作为奴隶、流亡者、无权者和被压迫者宗教的这一使命中得出来的。随着基督教的胜利，这种因素便降到了末位，这时上帝信仰者和多神教徒、正統派和异端派之間的对立也就被提到了首位。城市发展了，同时，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也都大体上发展了，这就必定要重又逐渐地引起平等要求，以作为资产阶级存在的条件；而与此相联系的是，无产者开始从政治的平等中引伸出社会的平等。起初，这一点在农民战争中得到了鮮明而尖銳的表现，当然，是以宗教的形式来表现的。平等要求，在资产阶级方面，起初則是由卢梭以全人类要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自从资产阶级提出种种要求以来，这时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要致其死命的不良之兆，就象影之随形一般地盯住资产阶级，并且作出自己的結論（巴貝夫）。资产阶级平等和无产阶级結論之間的这种联系，还必须更加詳尽地加以闡发。

总之，为了制定平等=公正原則，必須要有几乎以往的全部历史，并且只有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經出現的情况下才能有成效地加以表述。但是，平等原則在于：不应当存在有任何特权，因而它按其实质來說乃是否定的，它宣称以往的全部历史是不中用的。因为这个原則沒有肯定的內容，因为它籠統地擯弃过去，所以它对于1789—1796年大革命的宣言，对于后来的創設各种制度的庸夫俗子們，同样是适用的。不过，把平等=公正原理說成最高原則，說成最后真理，那是荒唐的。平等只是和不平等相对立而存在着，公正只是和不公正相对立而存在着；可見，这两个概念仍然被和以往历史的对立所限制，因而也被旧社会本身所限制^①。

即此已足以看出，上述原則不可能表现出永恆的公正和真理。經過若干代的社会发展，到了共产主义制度之下，当生活資料的产量已經增长起来，那时人們必定会感到，引为自豪的平等要求和权利将是可笑的，就象現在如果有人还以貴族的及諸如此类的世袭特权而自豪是可笑的一样。种种对立，無論在对于旧的不平等和旧的正常权利方面，無論在对于新的过渡性权利方面，都会从实际生活中消失掉；那时候，誰要是坚决要求按照平等公正的原則絲毫不差地付給他所应得的一份产品，

^① 这里在手稿的空白处写道：“关于平等的观念，是从商品生产的人类普遍劳动的平等中〔引伸〕出来的。”《資本論》，第36頁。——参看《資本論》第1卷，1935年俄文版，第21頁。——編者注

那末人們就会开玩笑般地給他双份。这点就連杜林也同意說是可以“預見”的，那末除非是在历史博物院哪里又还会有平等和公正的藏身之所呢？这类詞句在今天非常适合于宣传鼓动，但它們絕不能成为永恒的真理。

（弄清楚平等的內容。——以法权等方面为限）。

其实，無論在今天，無論在遙远的将来，抽象的平等論都是荒謬絕倫的。任何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理論家，都不肯承认，在自己同布西門人（或同火地人，甚或同农民和半封建的短工）之間，存在着抽象的平等；而只要这一点至少在欧洲得到克服，那末抽象的平等观点也就会得到克服。如果有人要去确定一种合理的平等，那末就会使这种平等失去任何意义。如果現在有人要求平等，那末这只有在現今的历史条件下預先把人們的智力和道德拉平，才能做到。而永恒的道德必定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但是，甚至連杜林也不敢这样来談論平等；恰恰相反，他承认在过渡时期內必須采用鎮压手段，因而承认平等不是永恒的真理，而是历史的产物和一定历史情况的标志。

资产阶级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和无产阶级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是大不相同的。一旦离开这一点来奢談平等要求，即是說，一旦抽象地来理解平等要求，那它就变成荒唐的了。归根到底，杜林不得不用走私的办法偷运軍事的和行政的、法庭的和警察的种种暴力。

于是，平等观念本身乃是历史的产物，为了考察这个观念，必須要有以往的全部历史作背景；因此，这个观念并不是自古已然的永恒真理。現今，大多数人之所以以为它在原則上（*en principe*）是某种自明之理，那末这并不是由于它們具有公理性质的結果，而是由于十八世紀的思想广泛流行的結果。总之，如果說，現在，以为两个有名的男人可以站在平等的观点上，那末，其所以得出这种看法，只是因为：把他們設想成十九世紀的“有教养的”人，并认为这对于他們來說是“自然的”事情。其实，现实的人操持着怎样的行为举止，这从来就要看也永远要看他們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条件如何而定。

第九章 第94—96頁

第十章 第105—110頁

【观念对社会关系的依賴性】

认为人的观念和表象創造人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为以往的全部历史所否定。在历史上，事件的結果，一向和人們的愿望不同，而在以后的进

程中，甚至往往跟人們的愿望，完全相反。这种观点只有在相当遙远的未来才能变成现实，那时，人們将預先知道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必須改变社会制度（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并在这种变革不顾人們的意識与意志就降临在人們的头上之前，人們就在期望这种变革了。

这也适用于关于法的观念，因而也适用于政治（这一点放在“哲学”篇比較适当，而“暴力”則留給政治经济学讲）。

第七章，第117—118頁

【也可同第三編第五章第333—335頁比較】

正确地反映自然——就已經是件困难的事情了，它是經驗的长期历史的产物。

对于初民說，自然力是种奇异的、神秘的、威赫的东西。在一定阶段上，所有文明民族都要經過这个阶段的，初民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对人格化的追求，在各处制造出种种的神灵，用来証明神灵存在的普遍輿論，恰恰只能証明这种作为必經的过渡阶段的、对人格化的追求的普遍性，因而也就是宗教的普遍性。只有真正的認識了自然力，才能把神灵或上帝从一个又一个的領域中清除出去（謝基及其太阳系）。現在这个过程已經前进如此之远，以至于在理論上可以說它已經完成了。

在社会現象領域，反映尤其是困难的事情。除了历史的前提外，社会还决定于經濟关系、生产和交換。

第十二章，第123—126頁

【比較引論第21—23頁】

对立，——一个物如果固有对立面，那末，这个物便处于自相矛盾中；这种情形也适用于此物在思想中的表現。譬如，一物仍是原来的一物，但同时却在不断地变化着，包含着“稳定性”与“变异性”之間的对立，这里面就有矛盾。

第十三章

【否定之否定】

所有印度日尔曼民族都是从公社所有制开始的。这种所有制在几乎所有各民族中，都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被废除、被否定，为另外的形式——私人所有制、封建所有制等所排挤。否定这种否定，恢复更高发展阶段的公有制，——这就是社会革命的任务。或者：古代哲学最初是自发的唯物主义。由它产生了唯心主义，唯灵

論，唯物主義的被否定，起初採取的形式是靈魂與肉體的对立，然後是不死說和一種論。借助於基督教，唯靈論廣為傳播。這個否定的否定是在更高的階段上恢復舊的，即現代唯物主義，它相對於過去而言，在科學社會主義中得到了自身在理論上的完善。

……不言而喻，這些自然的和歷史的過程，反映在思維的人腦中，並在其中再現出來，就象上引例子 $-a \times -a$ 等所揭明的那樣；這些高級的辯證任務只有借助於這個方法才能求得解決。

當然，也有一種壞的、無益的否定。——真正的、自然的、歷史的和辯證的否定（從形式方面來考察的）也正是一切發展的动力源泉——分解為对立面、对立面的鬥爭和解決，同時（在歷史上部分地，在思維中全部地）在既得經驗的基礎上重新達到原來的出發點，但已經是在更高的階段上了。——而無益的否定則是純粹主觀的、個體的否定，它不是事物本身發展的一個階段，而是從外面加進來的意見。既然從這種否定中不能得出任何東西，因之，否定者便一定不能與世界合拍，而必然牢騷滿腹地指摘一切現存的和一切完成了的，一切歷史的發展，儘管古希臘人也取得了某種成果，但他們既不知道光譜分析，也不知道化學，不知道微分學、蒸汽機、公路、電報、鐵路。為什麼要長久地停留在這些落后人們的創作之上呢？一切都是惡的——這種否定者是如此的悲觀——唯有我們的自我才是最高尚的，自我是完善的，這樣，我們的悲觀主義便轉化為我們的樂觀主義。於是，我們自己便完成一個否定的否定。

甚至盧梭對歷史的觀點：最初的平等，——由不平等所引起的破壞——在更高級階段上平等的确立——也是否定的否定^①。

杜林經常宣揚唯心主義——觀念的觀點。如果說我們從現存關係作出關於未來的結論，如果我們理解和研究在歷史進程中表現其作用的那些否定因素的肯定方面，——這點，甚至頭腦最狹隘的進步黨員、唯心主義者拉斯克都是按自己的方式作的，——那末，杜林則稱此為“唯心主義”，並因此他認為自己有权大量製造關於未來的設計，其中甚至包括了小學教學計劃，這些設計是虛幻的，因為它們是以無知為基礎的。他忽略了他這樣作時正是在完成一個否定的否定。

第十三章，第141—142頁

否定之否定和矛盾。黑格爾說道：一種肯定東西的“無”是被規定的無。薄修

^① 這個意見寫在手稿的空白處。——編者

說道：“微分可看作真正的零，可当作真正的零来运用，但它們之間有一定的关系，这关系是由該場合下所探討的問題的状况决定的。在数学上这并不是荒唐”。

分数 $\frac{0}{0}$ 可以代表一个很确定的数值，如果它是由于分子和分母同时消失而得出的

話。同样， $0:0=A:B$ ，因之，这里 $\frac{0}{0}=\frac{A}{B}$ 随着 A 与 B 的数值的变化而变化（第95頁例）。“矛盾”是否在于：在零与零之間存在着关系，即它們不仅可以具有一般的值，而且具有可用数字表示的各种不同的值？ $1:2=1:2$ ； $1-1:2-2=1:2$ ； $0:0=1:2$ 。——

杜林自己說道：上述无限小数值的总和——用普通的話說，即积分——是数学中运算的最高的等等。这种运算是怎样进行的呢？我們有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变数，也就是說，有这么一些数量，当它們发生变化时，其間显露出一定的关系。譬如說，有两个数量， x 和 y ，需要解决的課題是 x 和 y 在其中起作用的、用初等数学不能解决的、特定的課題。我求出 x 和 y 的微分，也就是說，把它們当做如此的无限小，跟無論多么小的实数比起来，它們簡直是消失了。这样 x 和 y ，除开它們的相互

关系，便一无所剩了，它們沒有了任何物质基础，因而， $\frac{dx}{dy}=\frac{0}{0}$ ，但这 $\frac{0}{0}$ 表

現着 $\frac{x}{y}$ 的关系。这两个消失了的数量的关系、它們的消失的固定时机是矛盾——

但这并不能使我們困惑。可是，我否定了 x 和 y ，而且这也不是說我与它們再也沒关系了，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行事的，但除此以外，我又作了什么呢？在这些公式或方程式中，代替 x 和 y 的，是它們的否定， dx 和 dy 。然后，我用这些公式进行通常的运算，把 dx 和 dy 看得象实数一般，并在一定的点上，我否定否定，即把微分进行积分，以实数 x 和 y 来代替 dx 和 dy ，这样，我就决不是原地不动，而是解决了課題，对于这种課題，初等几何和代数啃破了牙齿也是枉然的。

第 二 篇

第 二 章

奴隶制度——不管在哪里，只要这种制度成为占統治地位的生产形式（Форм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就会把劳动变成奴役性活动，变成使自由人遭受凌辱的事情。因此，一方面，摆脱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就被堵塞了。但另一方面，奴隶制度是妨碍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而又急迫需要加以排除。一切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生产，

一切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社会，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趋于死亡的。这种矛盾，往往是通过行将死亡的社会在暴力之下被另外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所征服这个途径，来解决的（希腊被馬其頓所征服，后来又被羅馬所征服）当这些更加强大的力量同样也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时，那么直到一个民族还没有赢得胜利并用新的生产方式来代替奴隶制度以前（羅馬），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中心的轉移和整个过程在更高阶段上的重复罢了。不管是通过暴力还是自愿地来废除奴隶制度，在这种場合下，反正先前的生产方式都趋于死亡：大規模农业为小农經濟所取代（如在美国）。希腊也就是由于奴隶制度而死亡的。早在亚里士多德就已經說过，和奴隶打交道，便会使得市民道德淪丧，至于奴隶制度使市民不可能从事劳动，那就用不着說了。[家庭奴隶制——比方在东方——的情形則有点两样：这里，它作为家庭的組成部分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构成生产的基础，并无形之中轉入到家庭中去（婢妾）]。

第三章

在杜林主义的可詛咒的历史中，占着統治地位的是暴力。而在现实的不断前进的历史运动中，占統治地位的則是得以保存下来的物质成就。

第三章

暴力、军队是靠什么东西来維持的呢？靠金錢。因此，又是依赖于生产。可把雅典海軍和380—340年的政治加以比較。对盟邦的暴力以失敗而告結束，而这失敗又是由于为坚决进行持久战所必需的物质資料不足而招致的。英国新的大工业所提供的資助，使拿破崙敗北。

第三章

【政党和軍事訓練】

在考察生存斗争以及杜林反对斗争和武力的言論时，必須強調指出，革命党也应当通晓如何进行斗争：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党就要去进行革命。但并非推翻目前的軍閥官僚主义国家。——要是那样做的话，那么在政治上就和巴貝夫企图从执政內閣一下子就跃到共产主义的做法一样，也是疯狂的，甚至比这种做法还要疯狂，因为执政內閣毕竟是資產階級和农民的政府。但是，为了捍卫資產階級自己所頒发的法律，党可能不得不采取革命措施，去反对行将取代現存国家的資產階級国家。因此，現今实行的普遍服役制应当被大家用来作为学会斗争的工具。这一点对于下述这类人來說尤其适合。——他們由于受有教育，有可能在一年的時間內，作为志愿入伍者，得到为作为軍官所必需的軍事訓練。

第四章

【“暴力論”】

人們认为，在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死”关头，例如在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时期，暴力也起着革命的作用，不过只是作为被迫对外部反动敌人的抵御才起着这种作用的。但馬克思所描述的变革，即16世紀在英国所完成的变革，也具有革命的一面：它曾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轉变为资产阶級土地占有制以及资产阶級得到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1789年法国革命也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暴力，8月4日宣布了农民暴动的合法性，并且沒收了貴族和教会的财产。日耳曼人用暴力征服异族，在征服地建立以农村而不是以城市占統治地位的国家（例如在古代世界），結果就使奴隶制度轉变成成为束縛較少的农奴制以及其他的农民依附形式（在古代世界，随着大地产的出現，可耕地轉变成成为畜牧場）。

第四章

【暴力，公社所有制，經濟和政治】

在印欧人迁入欧洲以后，他們用暴力把原先的土著排挤出去，在公社土地占有制下。从事耕作。从历史上看，早在克勒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就可以确定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存在；而在斯拉夫人、日耳曼人乃至克勒特人（*rundale*）中，公社土地占有制甚至于是以直接的（俄国）或間接的（爱尔兰）的农民依附形式而存在着。自拉普兰人和巴斯克人被排挤出去以后，暴力就終止了。在公社内部，平等占有統治地位，或者产生了大家在自愿基础上所公认的特权。凡是在从公社所有制中产生出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地方，公社成員之間的这种划分，直到十六世紀为止，都是在毫无强迫的条件下进行的。这种划分往往是逐渐地进行的，而公社占有制的残余是极其常見的現象。暴力是根本談不上的，暴力頂多只不过是用来反对这种残余罢了（英国是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德国主要是在十九世紀）。爱尔兰是一个变例。在印度和俄国，虽然凭借暴力进行过各式各样的征討和独断专橫的統治，这种公社所有制却是和平地存在着的。俄国的例子足可引据以証明：生产关系是怎样地决定着暴力的政治关系。直到十七世紀末期以前，俄国农民沒有遭受过惨重的压迫，享有迁徙的自由，几乎处于独立地位。罗曼諾夫王朝第一代沙皇（罗曼諾夫第一）把农民附属于土地。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开始进行对外貿易，当时只能出口农作物。这样，就引起了对农民的压迫。这种压迫是由于出口农作物而造成的，并且随着出口的扩大而日見增强。最后，叶卡德琳娜女皇使这种压迫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頒布了一項法令。这个法令使地主有可能愈益榨挤农民的膏脂，結